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鑑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唐鑑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唐鑑二十四卷宋范祖禹撰祖禹字純甫華陽人嘉祐八年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出知陜州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輯通鑑祖禹為編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者著成此書上自高祖下迄昭宣撮取大綱繫

以論斷為卷十二元祐初為著作佐郎表上之後呂祖謙註之分為二十四卷是書極為伊川程子所稱謂三代以後無此議論朱子則謂其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然其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自謂比春秋公在乾侯之義且曰雖得罪君子亦所不辭蓋指司馬光通鑑言之朱子作綱目書帝在房州實仍其例又如論白馬之禍謂裴樞本附朱

全忠以為相非忠於唐室不主歐陽修樞等
不死必不以國與人之論朱子亦以為非歐
公所及則朱子非不取之也其他持議類皆
探本尋源以明治亂之由雖或濶於事情而
大旨嚴正固可與孫甫唐史論斷並傳焉乾
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進唐鑑原表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又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

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之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胤征工執藝事以諫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者儒啓沃聖學書說命啓乃心沃朕心監於前代唐褚遂良傅太宗曰朕監前代以為元龜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四方承式萬世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臣之此書雖不足

以𠅋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茍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閒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又上太皇太后原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來易繫辭夫易所

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以彰往察來著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在書局多歷年所書君奭云不勤而祿無補聖世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誤恩擢置秘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違豫遽棄群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摭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監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群生酌于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

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為書瞽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襄十四年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思不出職交修於上冀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秦本紀云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

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范祖禹上表

唐歷代傳

高祖

- 楚王智雲
- 密王元曉
- 魯王靈夔
- 鄧王元裕
- 霍王元軌
- 鄭王元懿
- 韓王元嘉
- 周王元方
- 漢王元昌
- 衛王元霸
- 巢王元吉

太宗

- 太子建成
- 荊王元景
- 鄷王元亨
- 徐王元禮
- 彭王元則
- 道王元慶
- 舒王元名
- 江王元祥
- 滕王元嬰
- 虢王鳳

- 趙王福
- 江王囂
- 越王貞
- 蔣王惲
- 蜀王愔
- 庶人祐
- 吳王恪
- 魏王泰
- 楚王寬

高宗

- 太子承乾
- 紀王慎
- 曹王明
- 代王簡

則天后

- 許王素節
- 澤王上金
- 原王孝
- 燕王忠
- 章懷太子賢
- 孝敬皇帝弘

中宗

睿宗

- 殤帝住
- 譙王重福
- 節愍太子重俊
- 懿德太子重潤

玄宗

- 讓皇帝憲
- 惠莊太子撝
- 惠文太子範
- 惠宣太子業
- 隋王隆悌

- 汴王璥
- 涼王濬
- 棣王琰
- 穎王璬
- 儀王璲
- 夏王一
- 壽王瑁
- 光王琚
- 鄂王瑤
- 太子瑛
- 奉天皇帝琮

肅宗

- 靖恭太子琬
- 懷王敏
- 永王璘
- 延王玢
- 盛王琦
- 濟王環
- 信王瑝
- 義王玭
- 陳王珪
- 豐王珙
- 恒王瑱

世之圖

宣宗 — 懿宗 — 僖宗 — 昭宗

代宗：召王偲、襄王僙、涇王侹、彭王僅、韓王𠇰、承天皇帝倓、恭懿太子佋、衛王佖、兖王僩、鄆王榮、杞王倕、定王侗

德宗：雅王逸、恭王通、端王遇、韶王暹、蜀王遡、隋王迅、簡王遘、恩王連、丹王逾、均王遐、昭靖太子邈、睦王述、韓王迥、益王迺、荆王選、忻王造、嘉王運、循王遹、原王逵

順宗：珍王諴、昭王誡、代王諲、肅王詳、通王諶、文敬太子謜、舒王誼、虔王諒、欽王諤、資王謙

憲宗：岳王緄、珍王繕、會王纁、和王綺、集王緗、邵王約、密王綢、溆王縱、均王緯、鄧王經、莒王紓、郇王總、宋王結、冀王絿、衛王絢、福王綰、撫王紘

穆宗：棣王惴、衛王憺、茂王愔、沔王恂、鄜王憬、絳王悟、深王悰、惠昭太子寧、澧王惲、洋王忻、建王恪、瓊王悦、婺王懌、淄王協、渲王悅、彭王惕

敬宗：安王溶、懷懿太子湊

文宗

武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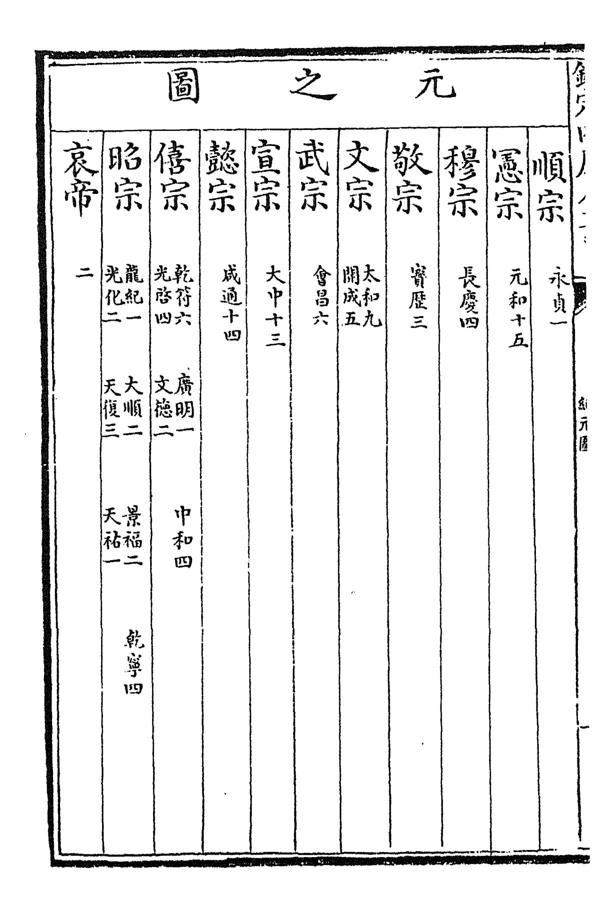
哀帝

德王裕

朱全忠殺之

歷代紀

帝	年號
高祖	武德九
太宗	貞觀二十二
高宗	永徽六　顯慶五　龍朔三　麟德二　乾封二　總章二　咸亨四　上元二　儀鳳三　調露一　永隆一　開耀一　永淳一　弘道一
則天	光宅一　垂拱五　載初四　延載一　神龍三　證聖一　萬歲登封一　聖歷三　大足三
中宗	景龍四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玄宗	先天二　開元二十九　天寶十三
肅宗	至德二　乾元三　上元二　寶應二
代宗	廣德二　永泰一　大歷十四
德宗	建中四　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



元之圖

廟號	年號
順宗	永貞一
憲宗	元和十五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歷三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光啓四 廣明一 文德二 中和四
昭宗	龍紀一 光化二 大順二 天復三 景福二 天祐一 乾寧四
哀帝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一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高祖上

隋大業十三年（煬帝年號）高祖為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太宗）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事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殺副

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静使突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啓開導之也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脅音協下同高祖昵裴寂之邪昵近也尼質切受其宫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倚依也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孝聖治章其民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

狄多猾夏之亂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安國云猾亂也葢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茍不為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後患將如字二者權以濟事也後王霸傳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孟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克勝也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又書武成戮蜚廉惡來於海隅史秦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

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内莫不革心易慮荀儒效四海之内莫不革心易慮以化順之以聽上之所為去商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離婁上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草之從風也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佞冝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為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曰復如字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秦王殪商辛於

牧野殪音翳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早辭推奨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語憲問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

關廂卷猶言奄有也寇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書說命中無啓寵納侮及其自欲為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静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加九錫相去聲下

同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耻之或曰歴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禪去聲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府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孫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左襄四年魏莊子曰有夏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弟子漢末簒位號新室浞士角切王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為故繁文偽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禪於隋禪時戰切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故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侯於周九服之中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故致討焉書牧誓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

是使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況其父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彊臣簒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以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録隋之子孫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奉隋帝為酅國公詔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惡烏故切亡天下宜易其覆轍易音亦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

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雛者鷄音雛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襦音儒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國語晉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

底孟序正塗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内聞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孟天下有疾其君者皆赴愬於王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如風俗通氏族篇曰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或以族族謂宗族或以地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氏焉或以官漢倉氏庾氏其祖本主倉庾之官食貨志云居官以為姓號注云倉氏庾氏是也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前漢婁敬傳敬賜姓劉氏而唐世人主遂以為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强寇以逆族異類為同宗如唐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職

屬是也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降下江切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内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既斥

之矣復恱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遠去聲自古君子易踈易音異下同踈平聲小人易親葢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耻於自售售鬻也而戚於不見知戚哀戚也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能自解解九買切釋也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鮮上聲少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為于偽切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史殷紀殷契舜賜姓子氏周祖后稷史周紀周后稷名棄姓姬氏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老子姓李名耳由妖人之言而謟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謚玄元皇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悖背也與王莽稱王子喬為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銑先典切降下江切帝數之數數其過也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

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後梁宣帝子孫）屯難之世（難去聲）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考之業雖僭大號（唐本傳義寧二年僭稱皇帝）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破之靖直逼其都銑詣軍門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偽之國

係纍其主致之闕下纍力追切繫也孟係纍其子弟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皆五代時僭偽者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書召誥祈天永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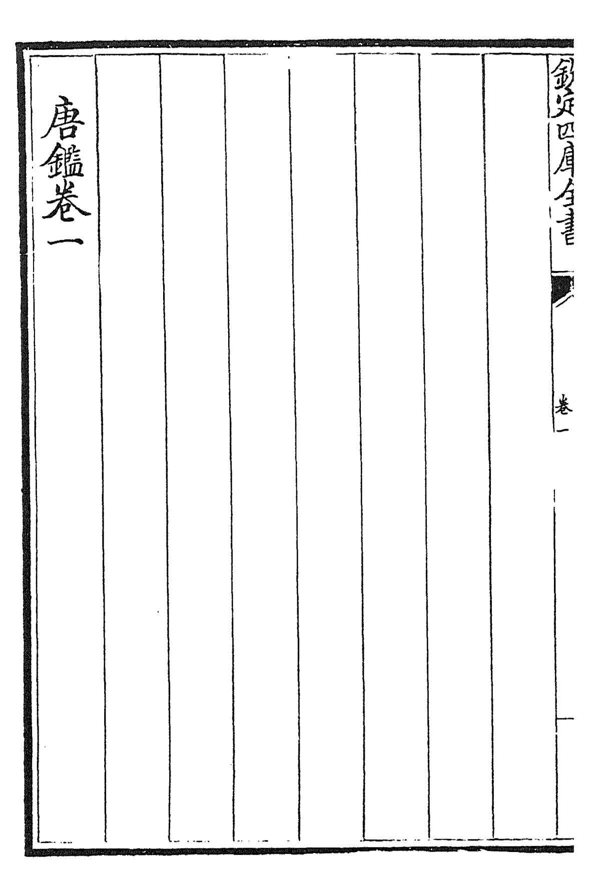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樹植也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洗先典切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宫無大功以鎮服海内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

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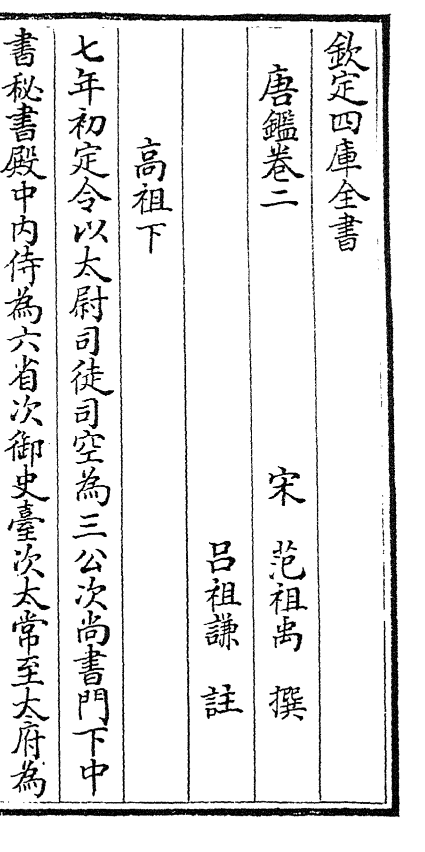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上聲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為職東宮

太子之稱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儲副也太子君之副貳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嘗欲立之能為泰伯不亦善乎史吳世家吳泰伯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泰伯仲雍二人奔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且建成既為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唐鑑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二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率音帥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

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同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為六卿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自

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正一品而又有尚書省同上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六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網之在綱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

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語十三必也正名乎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下同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絁音施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為九

等（貲音資）百户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食禄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仕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歲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户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為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歛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之法壞而

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註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與佰同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孟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産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盍亦反其本矣同上盍亦反其本矣盍㘞合切何不也昔哀

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後可也語十二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趙岐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直列切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孟盡心上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為東宫衛士驍古堯切號長林兵又容使幽州突騎三百騎去聲置宫東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宫建成居守使郎將尒朱煥等以甲遺文幹將去聲尒與尒同遺去聲煥等去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穎召文幹穎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為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宫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惡如字罪孰大

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嬪音頻）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前淮南王傅孝文即位時高帝子惟孝文淮南厲王長在而厲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為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聲）遣使請昏（使去聲）帝問裴矩矩對曰今此虜方彊為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充實足抗

北朿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為耻前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使劉敬結和親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以為畏之邪與耶同下同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耻也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間去聲而欲奪人之國亦耻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耻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强弱者猶許其昏則彊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

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如唐蠻夷薛延陀傳延陀使請婚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之類妻去聲長方丈切）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如蠻夷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普回紇傳肅宗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磨延啜之類）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裔不復顧惜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為難也其臣亦不以為非高祖太宗實啓之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

為皇太子詒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處上聲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國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也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孟萬章下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成王誅管叔放蔡叔臣竊以為不然昔者

象曰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舜弟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封之有庳出孟子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相去聲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並孟子萬章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將危周公以間王室間去聲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

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凡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天下者乎茍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

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

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洗先典切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間去聲衆為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巂州巂戶圭切皆以為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

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於齊（小白齊桓公名）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按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

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宫之臣王珪魏徵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國楚語委質為臣無有二心質音摯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將去聲）習射於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去聲）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考群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前主父偃傳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而為卒伍之師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彊征伐四克揚先知云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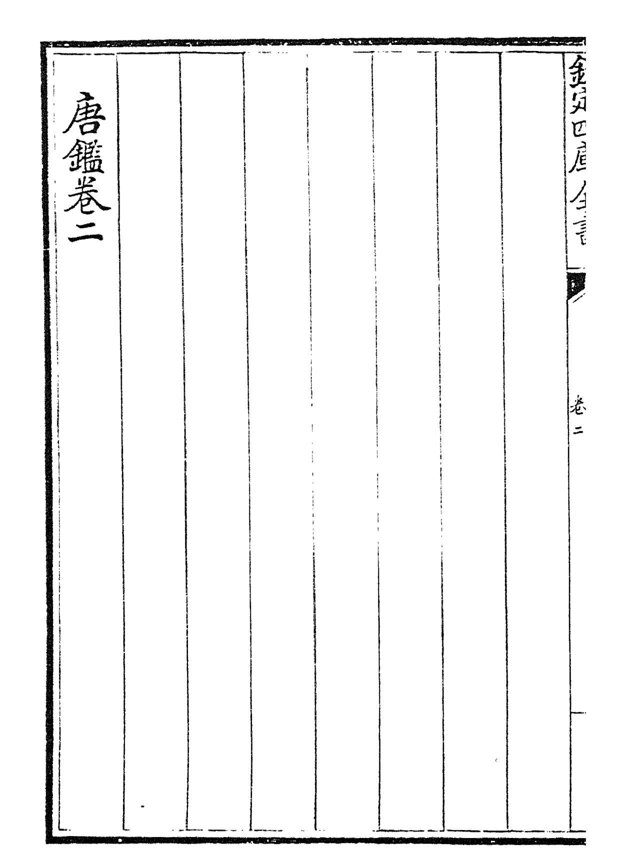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

故不暇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省音眚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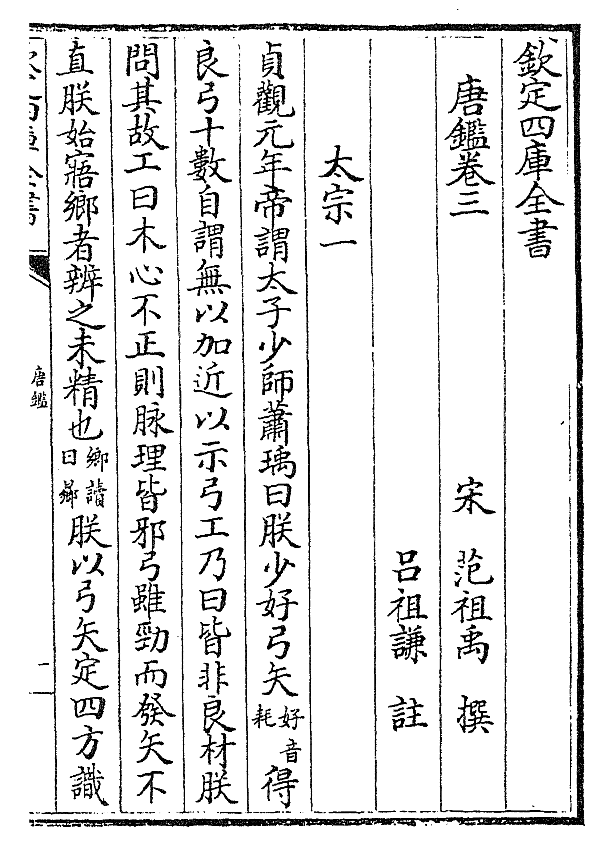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二云信哉斯言也盖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荀君道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孟離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

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未見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前刑法志清源正本之論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迂闊遠也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



唐鑑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唐鑑卷三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好音耗）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鄉讀曰嚮）朕以弓矢定四方識

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更其亨切數延見數音朔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見上卷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為于僞切對曰臣居草

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揚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

獨智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以先天下則耳目心思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晉荀勗傳省事不如清心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莊天道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如水之止止水言不動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記經解權衡誠縣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曲直縣音懸我以其正彼以其頗平聲偏也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

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孟離婁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為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憸邪者無自入矣憸音纖

帝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為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帝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易革卦云）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為逆取（揚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克前陸賈傳湯武逆取而順守也）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太宗

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聦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共音恭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明管九守曰貴明耳為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為耳聽之無不聞也貴聰以天下之目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曏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

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卦九五云書曰儆戒無虞書大禹謨益曰戒哉儆戒無虞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也太宗覩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

貞觀太宗年號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幾致刑措斗米三錢至是天下大治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音朔恐小人恃之輕犯憲

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如後王符傳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赦則贖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前李壽傳善政致和不亦疎乎而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

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書說命下王曰來汝說云云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前賈誼傳今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

皆應論執應平聲比來唯覩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禮天官太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六官同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書冏命穆王命伯冏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故書曰百官修輔書胤征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惡烏故切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救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長上聲下同請帝為天可汗汗音寒下同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書說命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不足為後世法也孟離婁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聲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冝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兖州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民顔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為冝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竇靜以為冝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妻去聲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為羈制温彥博請凖漢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降下江切使為中國扞蔽魏

徵以爲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用彦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家語相魯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内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語十四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

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之人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冠去聲）以夸示天下而（夸大也音誇）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懾於戎也（幾音機胥相居切）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奏聞時太子年十二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左閔二年里克曰太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

曰今日安否何如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皆在焉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記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立太師太傅以養之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荀問學明而德性成記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庶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宮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宫以備廵幸張玄素諌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惡烏故切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獘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

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𤣥素絲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孟滕文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太宗虚己以來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𤣥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

一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幾雖復勞神若形復扶又切豈能一一中理中去聲群臣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去聲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毋音無不盡已意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夫君以知人為明唐劉蕡傳君以知人為明知人則任賢去邪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

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書舜典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稷播百穀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臯陶明五刑帝曰臯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又書大禹謨帝曰臯陶汝作士明於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夔典樂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帝曰咨益汝作朕虞垂作共工帝曰咨垂汝共工並同上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

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

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甞與群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易音異下同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彛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盖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與耶同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易音亦昔黄

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當悉化為鬼魅矣魅音媚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

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長丁丈切）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内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稱去聲）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前賈誼傳莫如先審取舍）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

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前申公傳為治顧力行何如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唐鑑卷三

唐鑑卷四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太宗二

五年初帝令群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封建不便顔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令平聲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勲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

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荊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封建論云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離之以師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

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為郡縣秦罷諸侯立郡縣始置郡守三代之制不可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屏音丙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堯舜以天下傳賢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

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康國求内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虚名朕不

為也遂不受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絶域之弊而不為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為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群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

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於方岳書周官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詩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

謂之封禪（音善）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史秦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之徵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言封禪者多乃命顏師古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博採衆議奏上之）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同上貞觀十五年將

東幸行至洛陽以彗星見乃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同上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玄宗開元十二年有事泰山爲玉冊玉匱石檢皆如高宗之制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並見本傳云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書說命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共音恭隤音頹敳五才切檮音逃戭音演尨莫江切降下江切

周公制禮作樂

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

孔子以為才

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然

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語五禦人以口給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音秘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王弼云小人勿用非其道也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弼云履得其位君子處之故能興也小人居之遂亂邦也王者創業垂統孟公孫丑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故能長

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道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禄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

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主之所甚惡也惡烏故切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

来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惡烏故切訐居列切）不惟堲讒而又罪之（書舜典帝曰朕堲讒說殄行堲音即）可謂至明且遠矣（語十二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長丁丈切）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熟與孰同）臣

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毁觀為下僞切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善造七報切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云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

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有今因九嵕山為陵嵕祖紅切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姦盜息心存没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蒼猝勞費蒼采忝反猝倉没反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為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殆危也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謂盜發其塚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為之賈禍賈音古招也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文德皇后姓長孫崩葬昭陵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宮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徵諫

曰陛下以儲徛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

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

為賞罰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

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

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

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乘去聲四海

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

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及其即位卒為賢君書無逸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曁音洎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同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惠鮮鰥寡孔安國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以就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同上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孔安國曰稼穡為農夫艱難事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藴之徒内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覩隋之宫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群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畧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

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強去聲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史殷紀紂有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武王發之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孔安國云紂所積之府庫皆散發以賑貧民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寖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

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𤣥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

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孔安國云視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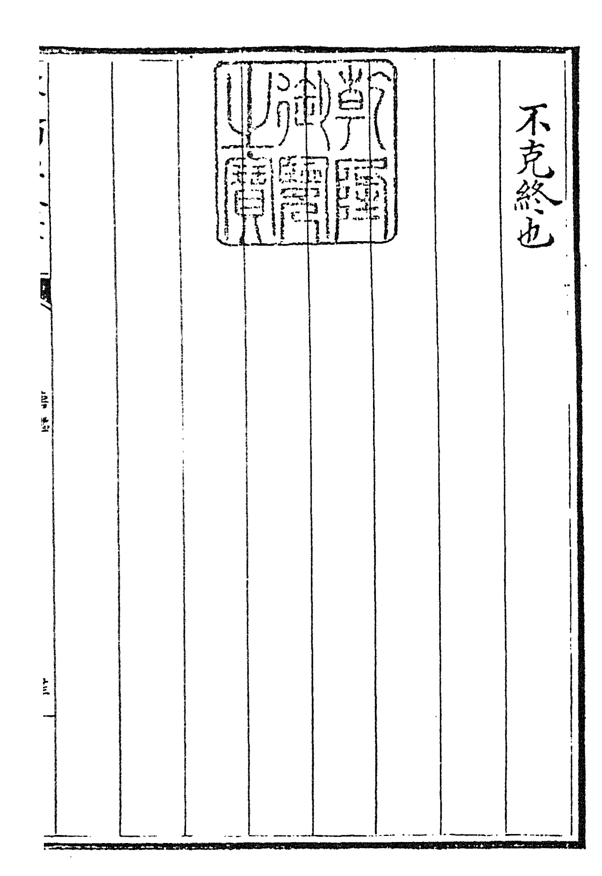
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人不孝者其父母躬稼穡而子乃不知其勞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為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旱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

付史官仍賜黴黄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恤憂也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已已欲富而惡貧惡烏路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已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前晁錯傳對文帝策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逸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梁惠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黴以為漸

不克終也



唐鑑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鑑卷五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唐鑑卷五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儒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

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氏云術當為遂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又鄉遂在遠郊之外士脩之於家而後升于鄉升于鄉而後升于國升于國而後達于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思齋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詩云造為也鄭氏曰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于宗廟如此叙言大夫士皆有德小子皆有所成造賢才不可勝用勝平聲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

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如烏鴉之合散學者衆多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育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唐儒學傳太宗文治煥然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孟滕文公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記學記夫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

下初即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于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十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留兵鎮之于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

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祖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循名唐本紀贊太宗好大喜功窮兵於遠不能以義制心書仲虺之誥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

十一月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齊音咨衰音催嫡子婦服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于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絶先王之意不足以為法也嫂叔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于嫂不可以為母則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為愈勝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言太宗從禮官奏加服不喻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為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于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獻公定故失國出奔獻公奔齊在外十二年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鮮先典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易音異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又曰無輕民事惟艱書太甲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孔子曰為君難語十三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為也傳曰君以為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

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廟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于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苟知其非賢而姑用之也姑且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怠也此治功所以不成也此言人君當誠信待賢不可以

有疑且君臣日與相處而眄眄然防其欺蔽之不暇慮（眄眄目相視孟子使民眄眄然眄與眄同）則是左右前後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為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聲麗平聲）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遺去聲）吾雅好山川（好去聲）此有勝處（去聲）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于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

錯居錯雜也殆相半也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紿之曰紿徒海切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于郊野大德言于帝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别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絶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書大禹謨朔南暨聲教使使去聲下如字無思不服文王有聲詩自西自

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遺去聲覘癡廉切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詭詐誘其民人以為奇能藉口歸報啓人主說文詭視也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為諜于外國諜間也音牒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

盈守成矣（皃騖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惟憂于未然懼于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群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

之失而其臣已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董仲舒策求賢以自輔聽諫以自防淇澳詩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所以為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黄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于天下炳若日月衆皆覩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于後世離婁下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莫若自脩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為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

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絶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為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當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頼四皓然後安我今頼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于太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群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

君使之為太子師傅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内不聞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小旻詩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豈其疾而耄乎卒之身故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間側也去聲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産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

擾邉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手足也柰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

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臣内安外

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

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以霸喪去聲秦穆

公越王句踐是也句勾句音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靈

王齊湣王是也湣音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後藏宫傅務廣德者强

强兵不若强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

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强封域之外聲教所不

及者唐蠻夷傳荒服之外聲教不逮逮及也不以煩中國也淮南子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不足以煩中國耳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強盛而可為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監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遠去聲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書臯陶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氏云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

孔子曰佞人殆語十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殆危也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于非義父不入于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于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况于權臣乎

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于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同上註又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五巧言令色足恭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弒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悦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書臯陶謨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以為殆語十五子曰佞人殆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

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于未然閑邪于未形也易乾卦閑邪存其誠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知也何頼于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

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小旻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則疾疢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強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艴然艴音弗不悦貌孟公孫丑曾西艴然不悦曰是人也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于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于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不明也救其横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逢比干之屬唐虞之時群聖聚于

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于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于群臣其有意于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姦與奸同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奸同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于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絶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豈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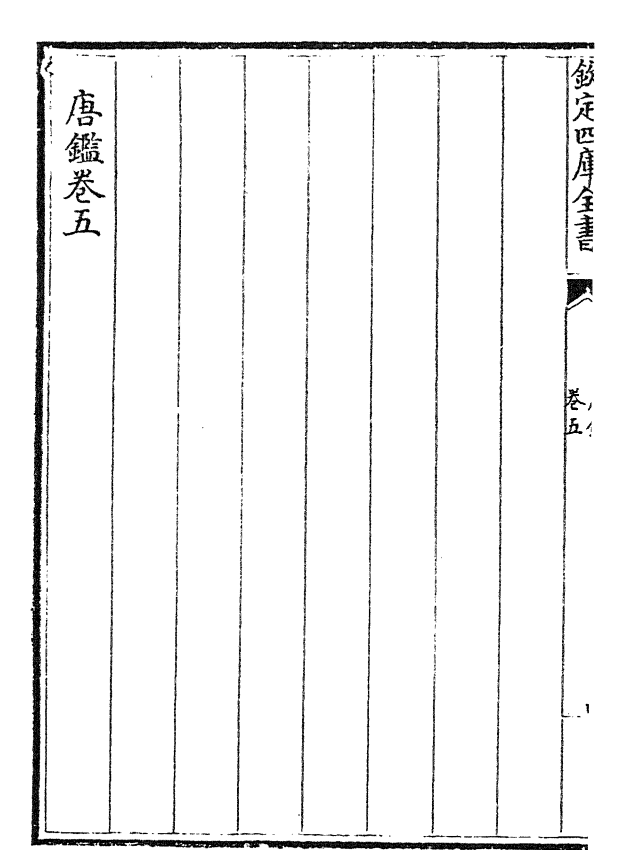
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析其臣下而已直猶言其始特也

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太宗親身伐高麗高麗蠻夷之國麗平聲不為其

小而為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書說命傳說戒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太宗之

謂矣



唐鑑卷五

唐鑑卷六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為心異于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譔次以聞諫議大

夫朱子奢上䟽諫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删定為高祖今上實録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如字下同君相不與焉相去聲與讀如預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史齊世家崔杼弑齊君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

復書崔杼乃舍之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之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歴近乎卜祝之間盖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與讀曰預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

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

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名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也墟荒何獨至于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乎可言帝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悦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

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解上聲

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于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

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禮運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先王以群臣為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于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悦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好呼報切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群臣之得失其言皆中于理哉中去聲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顔諌爭爭去聲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珪徵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延壽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雖骨切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内芟群雄外服戎狄獨立為

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音異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為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為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黄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亷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彊本其少時奮于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逞志扼腕踴躍喜于用兵（擊鼓詩踴躍用兵）如馮婦搏虎（孟晝心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悦之其為士者笑之）不

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子理義之悅我心中和以養其氣始于勇敢終于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于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記聘義有行謂之有義有義謂之勇敢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所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于禮義戰

勝而用之于爭鬬則謂之亂人敢行如字有行去聲太宗於天下無事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克勝也自以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夸大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三千人幾音機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

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名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加四夷震慴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衆困于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親見煬帝煬音陽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為臣以為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于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書仲虺之誥慎厥終惟其始日新其德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

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礿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户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内屬請同

編列並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溥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爲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爲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于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音寒道置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獻獒

書旅獒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太保名公也獒音敖大犬也西戎遠夷貢大犬故作此書以戒之

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未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終日慎終如始

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于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振槁

枯木

也左袵之民袵襟也夷狄之人衣皆左袵解辮内附辮結髮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夷為盛德大業何哉易繫盛德大業至矣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畧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書舜典柔遠能邇而難任人蠻夷率服難去聲任平聲下皆如字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云云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按此即益戒舜之辭非舜自言然則欲其率服莫若

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慕義前宣帝紀百蠻嚮風罩于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强致也强去聲故不勞民不費財至于後世之君或以讐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趨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于人乎言夷狄雖非中國比類其貪生惡死亦與中國之人同惡烏故切王者於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況人類

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必以為耻其失不在于已則在于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

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以惠養吾民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孟滕文公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不試諸侯賓服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于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不入于秦則入于隋雖不至于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累去聲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前本紀贊好大喜功窮兵于遠好呼報切華夷中外欲其為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

遺貽也去聲此當以為戒而不可慕也言當以太宗為戒不可慕其所為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為高麗依山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音亦使彼疲于奔命釋耒入堡音保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緑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為大總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弒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

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為餓殍且弑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怨兵乃更欲撓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為寇非禦寇也

唐高麗傳太宗時蓋蘇文當嗣立建武弟之子臧為王自為莫離支專國帝拜臧遼東郡王將討蓋蘇文群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舍高而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戮大臣以逞國人延頸待救議者固未亮耳朕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乘危以逸敵勞以悅當怨渠憂不克邪今天下大定唯遼東

未賓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詈師而東

八月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太宗殺建成元吉曾不愧耻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之立以爲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視見也云云視當作示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章讀如彰明之彰其瀆人倫

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之所能載宜具舟艦（音檻下同）為水運隋末劒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劒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庻宜使之造舟艦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于劒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莱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

獠反獠音老　九月遣張士貴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若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顧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劒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

振旅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老子道德經云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為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耻其無功

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于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被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

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語八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彭之徒黥布彭越狙詐之術也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逆五伯之

所不為也（伯讀如霸）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孟盡心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孟萬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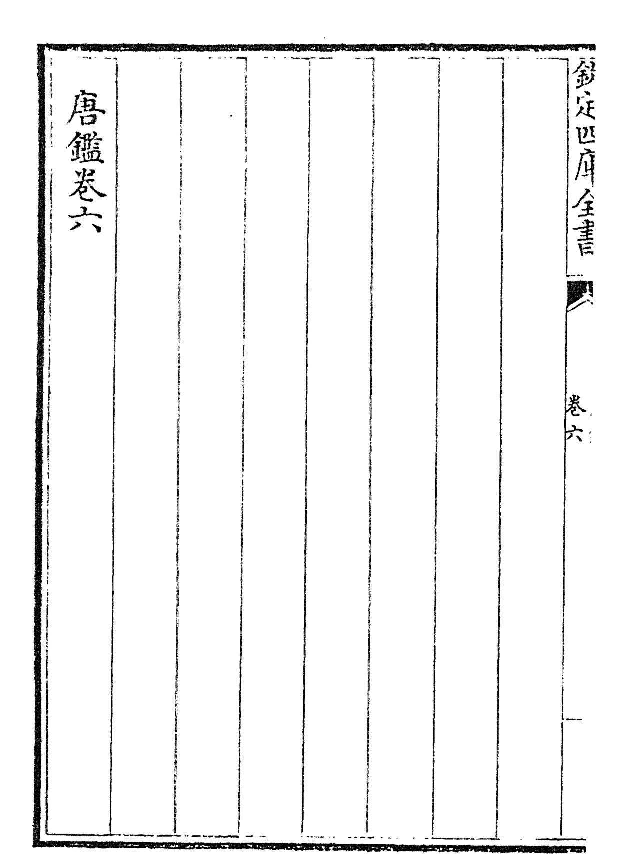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勝者升語十三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其材畧優于漢高而規模不及也（前高紀其

規模弘遠矣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前梅福傳孝文加之以恭儉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好呼報切屈己以從諫唐段平仲傳聖主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于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唐本紀贊至治之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歷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其大畧矣老子曰

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老子道德經云

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語七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爲資矣



唐鑑卷六

唐鑑卷七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為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為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率情變禮雖欲自損以便人而不知使人入于短喪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為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于禮者故有公除而議諒闇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為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于君臣之

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助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廐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觀去聲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

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群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異音兾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

臣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唐長孫無忌傅初無忌與褚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祭之政有貞觀之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云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覩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為賢君哉不

數年而悖謬昏亂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簒何哉同上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昏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書洛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群臣以諫爭唐魏徵傳上太宗疏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爭爭音諍是以論闕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于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為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詩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毛氏云燕安翼敬也鄭氏云詒傳也孫順也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

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順旨帝及
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
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
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
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
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
以為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

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書冏命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而益見憚矣憚忌也無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名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

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孔安國書傳臨終之命曰顧命取決於李勣之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愽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大節如此見上注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書皋陶謨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群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唐本傳大業末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將相並去聲以輔少主同上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

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樞密遂為尚書右僕射

居伊周之地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見音現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三辰三辰日月星之眚辰眚過也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

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説乃止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為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凉州時隴右虚耗議者多以為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廵守故朕欲廵視遠俗若果以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廵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邉經畧亦未息兵隴右戸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為之罷西廵未幾擢公敏為黄門

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唐本傳褚遂良貶愛州刺史卒韓瑗貶振州卒王崇曰武后遣使殺之來濟坐貶庭州卒長孫無忌之死唐本傳無忌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天下以言為諱久矣而高宗責群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為何哉盖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為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無忌高宗舅顧命之臣遂良長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太宗寢疾名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

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易音異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謹其細行書旅獒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行去聲亦不免溺於大惡也惡如字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檛殺然後以

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户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絶祀出于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后殺忠臣唐本傳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絶嗣將廢之遂

良等恃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煩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勣志寧奉册立武氏其後無忌遂良韓瑗等死皆由此故云殺忠臣

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于其孫率群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為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傳敬業勣子震之子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父祖官爵毀冢斵棺除屬籍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為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孟離婁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骨肉之

親無絶也而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遽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于豺虎乎貊音貊貊岩夷人也非所以為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甍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禪音善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謚為孝敬皇帝

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為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李泌以為武后欲謀簒國酖太子弘盖高宗不之

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于后高宗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從幸合璧宮遇酖薨唐歷云弘仁孝英果深為上所鍾愛以請嫁二公主失愛于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酖按李泌對肅宗孝敬皇帝為太子監門仁明豈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酖殺立雍王賢為太子新書蓋據此及唐歷也按弘之死其文難明今但云時人以為天后酖之疑以傳疑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

唐讓皇帝憲傳帝以憲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代宗追謚建寧王倓唐承天皇帝倓傳代宗大歷元年有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衆議于中國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以此為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為後世法也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禄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琰為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已以讒殺元舅高宗舅長孫無忌高宗欲立武昭儀無忌固言不可後既立銜之敬宗言無忌反遂下詔削官爵置于黔州卒出本傳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內

牽變寵外刼譏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在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玄貞為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為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

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為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為王妣皆為妃冬十月郴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為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為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豐為慶山

四年秋九月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毁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冲為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于豫州九月太后遣麴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屬

籍改其姓為虺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于嶺南改明堂為萬象神宫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宫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為虺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璥等六人流嗣滕王脩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為

元年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歲正月為一月除唐宗室

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

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亶澤王上金許

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頴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

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

以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為皇孫立武氏七廟

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為王女

皆為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于太廟改唐太廟為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于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為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載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于通天宮族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聖歷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旦為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宫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宫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為十一月十月為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李湛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蕫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于東宮

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宫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専國也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杜預云諱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二十七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三十年春王

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共八年自司馬遷作吕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于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没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絶先君之世也况其革

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前佞幸董賢傳哀帝即位賢隨太子官為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旬月間賞累鉅萬貴振朝廷常與上卧起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從容觀賢曰吾欲法堯舜禪如何閎進曰天下乃高祖天下非陛下之有也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禪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天下

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蘇珦珦音向等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令去聲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闇與

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暗同
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韋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燕平聲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不窮問意頗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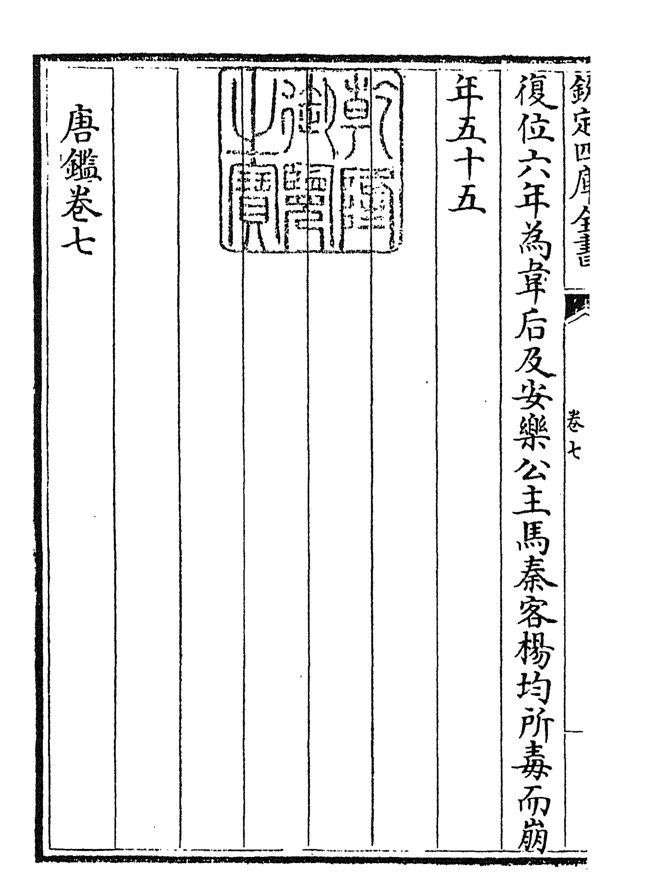
快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音符其惡必至于蹈天弒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右中宗即位之明年為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

復位六年為韋后及安樂公主馬秦客楊均所毒而崩

年五十五



唐鑑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鑑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謄録監生臣莊承智

唐鑑卷八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冠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語為政云未聞以女子為女冠而可以資福

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為則先王為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肅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于東都城南立廟京

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為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于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内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廪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内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

之舊也更音羮下同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以假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寖干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于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傅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

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為相甞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後王崇傳古人勞於求賢逸於

任人古者疇咨僉諧書堯典帝典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云疇誰也前武紀贊疇咨海內舉其俊茂然後用之孟梁惠王見賢焉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無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陘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契音挈當成

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爭去聲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並去聲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群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茍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過舉強去聲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于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聲

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聲）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間去聲）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于兄弟（思齊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睦于太姒（太姒文王妃）故慈于子孫以及

其家邦至于鳥獸草木無不被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于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于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梁惠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唐讓皇帝憲傳本名成器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内失望因涕泣固辭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且聖庶抗嫡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立楚王為皇太子玄宗始封楚王故

明皇之心篤于兄弟盖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茍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盡心下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至于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則以廢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滕文公是尚能充其類也茍不充其類則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

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王伯論人主有職論一相一相而兼率之者擇十使而使之使上去聲下如字使者十使置同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

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焉於虔切）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于帝帝嗟

嘆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語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切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爲相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好呼報切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二人每進見帝輙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孟軻東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故其禮

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于三代尊禮輔相相悉亮切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前翟方進傳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群下唐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舊勳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益切言益不聽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書臯陶謨

何憂乎巧言令色孔壬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巧言令色足恭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語十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夫

宰相百官之首也荀王伯相者論列百官之長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為九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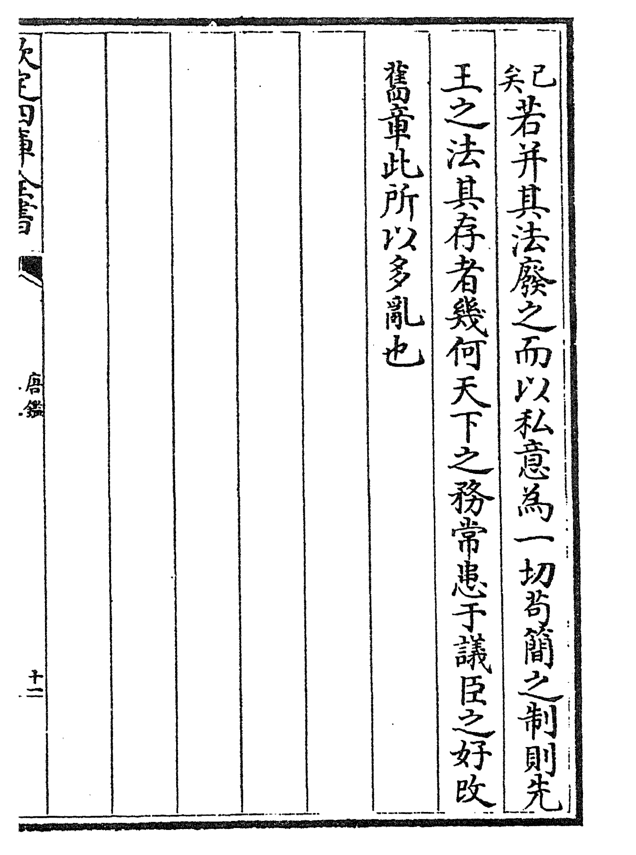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咸有一德云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毁則無世數前韋元成傅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元成奏祖宗之廟世世不毁商之三宗商三

宗中宗高宗太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説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

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于民秦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阡陌後世最為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隳非其法不善葢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說音悅下同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于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前董仲舒傳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



己矣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于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唐鑑卷八